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的译者伦理研究: 以霍克思 英译《红楼梦》为例

On Translator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xemplified by David Hawkes'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

冯全功(Feng Quangong)

内容摘要:霍克思英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广受好评,这与其译者伦理密不可分。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从三方面论述霍克思的责任伦理:1)作为学者型译者的伦理身份及其对原文作者的责任,如对作者的尊重与介绍、对原文内容的忠实再现;2)面对作者导向和目的语读者导向的伦理困境,其对译文读者的责任,如对原文一致性的处理、添加的前言、序言、附录等副文本信息;3)译者的伦理选择及其对艺术本身的责任,如对原文中诗词与修辞技巧的变通翻译、对原文伦理结构的再现等。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 霍克思; 《红楼梦》; 译者伦理

作者简介: 冯全功,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 【项目编号: 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Translator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xemplified by David Hawkes'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

Abstract: The Story of the Stone (Hong Lou Meng)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has been well received in the English world largely due to his translator ethics featuring a keen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Hawkes' translator ethics is mainly realiz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responsibility to the author, such as respect for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faithful reproduc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source text,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ethical identity as a scholar; 2) responsibility to the target reader when facing the inherent ethical predicament of author-oriented and target reader-oriented tendenc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uch as try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consistencies in the source text, adding paratextual information like an introduction, some prefaces and appendixes; 3) responsibility to literary art itself as is manifested by his ethical choices in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such as highly

flexible and ingenious translation of poems and rhetorical devices in the novel, faithful 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ethical structure.

Key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ranslator ethics

Author: Feng Quangong, Ph. 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 fenggg403@163.com).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由聂珍钊提出的一种颇具洞见的文学研究范式,经过 近 20 年的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 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 批评方法"(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3)。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或 批评范式,文学伦理学批评建立起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如伦理选择、伦理身份、 伦理环境、伦理混乱、伦理线、伦理困境等,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伦理学批 评的跨学科应用提供了话语工具。文学翻译也可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分 析译者的伦理,如陈勇所言,"文学翻译的伦理学批评还有待加强"(374)。 鉴于此,本文尝试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译者的责任伦理结合起来,以霍 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从伦理身份与译者对原文作者的责任、伦理困境 与译者对译文读者的责任、伦理选择与译者对艺术本身的责任三方面论述文 学翻译中的译者伦理,以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跨学科应用开辟新空间。

伦理问题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核心话题,主要涉及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译 文读者、原文与译文、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传统的忠实翻 译观强调的是再现伦理,也就是译文要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意义。现代翻译伦 理强调译者伦理,聚焦于译者在特定语境下的伦理选择及其效果。翻译伦理 有基于规范的, 有基于美德的, 也有基于责任的。不管是何种类型的翻译伦 理,都旨在"理解翻译实践中的好坏以及对错行为"(Koskinen and Pokorn 3)。在特定、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翻译的好坏对错并没有绝对的标准, 所以很多学者特别强调译者的责任。Pym把责任视为伦理的基础,认为"如 果译者是不负责任的,如果译者不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那么就没有所谓 的伦理问题了"(67)。Pym的译者伦理聚焦于职业译者,对文学翻译也同 样适用。胡适曾说,"译书第一要对原作者负责任,求不失原意;第二要对 读者负责任,求他们能懂;第三要对自己负责任,求不致自欺欺人"(朱志 瑜等 1143)。林语堂提出过翻译标准的三元论,即忠实、通顺、美,认为 "以译者所负的责任言,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 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朱志瑜等 2440)。那么,译者的责

任伦理在文学翻译中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又该如何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 下探讨译者的责任? 霍克思翻译的《红楼梦》能说明这两个问题。

霍克思(David Hawkes, 1923-2009)是英国汉学家,代表译作有《楚辞》 《红楼梦》等。《红楼梦》是他和他的学生闵福德(John Minford)合作翻 译的,书名翻译采取了《红楼梦》的早期版本《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霍克思负责翻译前80回, 闵福德负责后40回, 共分五卷, 从1973 年到1986年陆续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本文仅聚焦于霍克思的译文(前三卷, 后简称霍译),探讨霍克思在翻译过程中的伦理选择与责任表现。霍译本在 西方有很大的影响。正如王丽耘所言, "霍译本以其可读性强的同时又是带 有汉学家译介所特有的学术含量的全译本面貌,赢得了西方汉学同行的夸赞 和西方普通知识分子与文学爱好者的青睐"(215)。林以亮曾"称许霍克思 的英译红楼梦为第一流的翻译, 誉之为近年来由中译英的扛鼎之作"(113)。 霍译《红楼梦》是兴趣驱动的,源自译者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热爱。如果说 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文学批评的道德责任"(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 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6),那么文学翻译的伦理学批评则注重译者的道 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源自译者的伦理选择,"伦理选择的复杂性和责任性 正在于人类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非公约性"(杨革新 120)。不同的译者伦理 身份可能有不同的翻译观,不同的翻译观导致不同的伦理选择与责任导向。

一、伦理身份与霍克思对原文作者的责任

伦理身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个核心术语, "在文学文本中, 所有伦 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63)。伦理身份其实也就是人的身份,包括人的社会身份。如果说文学伦理 学批评中的伦理身份针对的是文学作品中具体人物的身份,那么文学翻译中 的伦理身份主要指译者的身份,尤其是译者的社会身份。霍克思曾长期担任 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作为《红楼梦》的译者,其伦理身份主要是一位学者, 他的翻译是典型的学者型翻译,体现出学者的严谨与认真,主要表现在对原 文作者的责任上。

霍克思对原文作者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对原文作者的尊重 与介绍,主要体现在前言、后记等副文本中;第二是对原文本身的忠实,主 要体现译文对原文思想内容的忠实再现上。据考证、《红楼梦》的作者为曹 雪芹,后四十回只是高鹗在曹雪芹遗留手稿的基础上编辑整理而成。霍克思 与闵福德采取了这种主流观点,并在后两卷的封底以及内页的第一页上对之 有所说明,在作者署名上也有所体现。关于作者的署名,前三卷为曹雪芹(The Story of the Stone / A Chinese novel by / Cao Xueqin / in five volumes), 后两卷 的署名在此基础上还加上了高鹗的编辑身份(如 Volume 4 / 'The Debt of tears' / edited by / Gao E)。在霍译前三卷的内页上,译者对曹雪芹是这样介绍的:

Cao Xueqin (1715?-63) was born into a family which for three generations held the office of Commissioner of Imperial Textiles in Nanking, a family so wealthy that they were able to entertain the Emperor Kangxi four times. But calamity overtook them and their property was confiscated. Cao Xueqin was living in poverty near Peking when he wrote his famous novel The Story of the *Stone* (.....)

霍克思在其撰写的序言(Introduction)中对曹雪芹及其家世(曹学)做 了更为详实的阐述,作为学者的伦理身份在序言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曹学是 红学的重要分支,在前言中,霍克思充分吸纳了曹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俞 平伯、周汝昌、吴世昌、赵冈等红学家,对曹雪芹及其家世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其中也不乏很多分歧。他在前言中写道,"如果说《石头记》从某种程度上 而言是中国版的《追忆似水年华》的话,那么尽可能多地了解作者的生平就 显得倍加重要了"(Hawkes vol. 1, 22)¹。由此可见,霍克思基本上同意胡适 等红学家关于《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的观点。

前言的大部分内容聚焦于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介绍,具体包括:曹雪芹 的生卒年、画像及其晚年的生活情况;清朝的八旗制度及其与曹家的关系(包 衣)、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及其职务(江宁织造)以及曹家在南京接驾(康熙 南巡)的史实;曹家的衰败(包括曹寅的内兄李煦)及其与皇权斗争的关系; 关于曹雪芹父亲的论述(一说是曹寅的遗腹子曹颙,一说是曹寅的继子曹頫); 小说批语中畸笏叟、脂砚斋扑朔迷离的身份及其与曹雪芹的关系等。霍克思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介绍作者及其家世是因为受新红学影响。他相信《红楼梦》 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所谓"宝玉是作者的自画像"(vol. 1,32)。译者还提到 曹寅的妻子(李煦的妹妹)就是小说中贾母的原型,小说中的"姑娘们"(如 元春、探春等)则很有可能是曹寅未出阁的女儿。周汝昌等红学家努力在小 说人物与曹家众多成员之间建立精确的对应关系,但霍克思不以为然,如他 认为曹雪芹在小说中故意混淆了辈分(清代裕瑞也说过宝玉的众姐妹其实是 作者的姑妈姨妈们),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复合型人物(以作者自身为基础, 同时也结合其他身边的人对宝玉进行刻画)。这表明霍克思对曹学颇有自己 的观点与见解,哪怕只是推测(如他更倾向于认为曹颙是曹雪芹的父亲)。 总之,译者的前言吸融了众多红学(如曹学、版本学)研究成果,为译文读 者提供了大量作者信息(考证的或推测的),体现出较强的学者型翻译特征。

霍克思对原文的忠实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书名、底本、正文等。霍译 虽然采取了《石头记》的译名,但在前言中对《红楼梦》等其他书名亦有所 解读与说明,对其为何不用《红楼梦》的书名也有所介绍(如他认为译名中

¹ 后文引用霍克思英译的《红楼梦》仅注明卷数和页码,不再标明译者信息。

的意象有误导性)。图书封底还写道, "The Story of the Stone (c.1760),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one of the greatest novel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是霍克思全译本出现之前《红楼梦》 在英语世界的通用译名,封底介绍把两个书名关联起来,不至于混淆视听。《红 楼梦》有很多版本,主要有脂本系统与程本系统,出于整体性与一致性的考虑, 霍克思选择了高鹗的程本(程乙本),但他在翻译过程中也广泛参考了其他 版本,霍克思在前言中对之有所说明,在他的《〈红楼梦〉英译笔记》中也有 很多体现。根据胡欣裕最新考证, "霍克思的参考底本为十本,除王本和甲 戌本外,其余八本都能在《霍克思文库》找到对应的版本信息"(170)。霍 译广泛参考各种底本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对原文以及作者的责任,以便选择 更好、更合理的文字与内容进行翻译。这种做法无疑比单一地参照某种底本 更加复杂,也更为忠实。霍克思对正文翻译更是高度负责,他在前言中写道:

我坚持的一条始终不渝的原则便是翻译一切,哪怕是双关。我前面 也指出、这虽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但却是由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用 心血书写并反复修改而成的。所以我认为、凡书中存在的内容都有其特 定的目的,必须要设法传达出来。我不敢妄称所有的地方都处理得很成功, 然而,如果能让读者体验到哪怕只是我读这部中国小说所获乐趣的一小 部分, 我就没有虚度此生了。(vol. 1, 46)

霍克思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其译文本身的学术与审美价值以及他留 下的厚厚的《〈红楼梦〉英译笔记》与翻译手稿就是明证。当然,要辩证地看 到译者对原文的忠实,有时内容层面的不忠恰恰反映了审美层面的忠实。霍 克思对原文的忠实翻译是他作为严谨学者的伦理身份使然, 尤其是他对多版 本的参考更能体现这一点。

二、伦理困境与霍克思对译文读者的责任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 "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 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8)。 在文学翻译中,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译者的责任是分裂的,也就是对原文作 者以及译文读者的责任往往不能兼顾,或者说译者很难完美地兼顾再现原文 的充分性与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译者在这种两难情况下又不得不做出伦理 选择。这种伦理困境在文学翻译中是普遍存在的,对译者而言也是极大的考验。 面对伦理闲境, 霍克思考虑更多的是译文读者, 设法提高译文本身的可接受性, 具体表现在对原文一致性的考量、添加的附录与其他副文本信息、所采取的 归化翻译策略等。

《红楼梦》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不同的版本之间有大量不一致或矛盾

的地方,这不仅折磨过高鹗,也困扰着译者。霍克思在卷一的前言以及卷二、 卷三的序言中对之有所说明。原文的有些矛盾是内在的(多由作者删减或高 鹗续编所致),译者无法解决,但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会尽力使译文前后连贯, 如他在卷二的序言中写道,"根据经验,把高鹗本与手稿的不一致的地方看 作一种信号,先试图找出促使高鹗修改的困难所在,如有必要,再寻找自己 的解决办法,这便最好不过了"(vol. 2, 18)。霍克思在序言中举了一个典 型例子予以说明,提出用"秋纹"替代原文"紫鹃"(紫绡)的独特方案(和 程本、脂本中的文字都不同)。霍克思接着说,"如果有人觉得这类修改超 出了一个纯粹的译者的范围,我只能说我是出于对西方读者的关照"(vol. 2, 20)。这种不一致的地方还有很多,卷三的附录处理的全部是这些不一致的 问题,涉及的人物包括宝玉的丫鬟檀云(早期版本残留的人物)、王夫人的 丫鬟彩霞与彩云、尤三姐与柳湘莲、尤老娘与张华父子、鲍二和多姑娘、静 虚和小戏子等。霍克思对原文中的不一致情况以及自己的解决方案都有所阐 述,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译文读者的尊重与责任。他之所以花费如此多的精 力去对比与寻找原文中不一致的地方是因为他想给译文读者提供一个更加完 善的版本,就像范圣宇在"汉英对照版《红楼梦》校勘说明"中所言,"霍 克思的八十回英译本,是与现存各种脂本程本都不一样的本子,我们不妨称 之为'霍本'"(曹雪芹 7)。针对《红楼梦》翻译,霍克思广泛参考各种 版本、择优选用并妥善处理原文不一致的做法值得提倡。原文的不一致或前 后矛盾之处也是译者不得不面对的伦理困境,霍克思不惜"越俎代庖",设 法予以解决,体现的正是对译文读者的责任。

除了原文的一致性问题,霍克思在前言、序言、附录等副文本中还有很 多其他为译文读者考虑的地方。在卷一的前言中,译者提到了他的"避红"策略, 因为"红"这个意象在中西文化中具有不同的联想意义, 所以他经常用其他 词汇来代替原文核心话语中的"红",如把"红楼梦"曲子译为"A Dream of Golden Days",把"悼红轩"译为"Nostalgia Studio",把"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把"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 把"千红一 窟"译为"Maiden's Tears"等。这样翻译无疑破坏了原文的象征修辞场(红 象征红颜女子), "是无可补偿的大损失"(林以亮 15), 但毕竟是出于对 译文读者的考虑,以避免引发他们的负面联想。"避红"策略的使用体现的 也是译者在面对伦理困境时所作的伦理选择,只是译者选择了对译文读者而 非原文或原作者负责。卷一的附录是译者对"金陵十二钗"判词与"红楼梦" 曲子的解读以及对自己翻译的解释, 尤其是其中的双关、析字等文字游戏。 如他对第七首判词中"子系中山狼"(描述迎春的,她嫁给了孙绍祖,子系 两字合成了孙绍祖的姓)的解读:

In the Seventh Song the Chinese words of the first line contain a play on the

surname Sun which cannot, unfortunately, be reproduced in English. Literally it says 'Thou art a Zhong-shan wolf'; but the characters for 'thou' and 'art' combine together to make up the character for 'Sun'. (vol. 1, 532)

诸如此类的解释为译文读者深入解读原文提供了交际线索,很大程度上激发 了译文读者阅读原文的欲望。卷二的附录探讨了律诗的做法与特征、骨牌游 戏以及宝琴等人的一些未解之谜(诗谜),对译文读者阅读与欣赏原文具有 很大的引导作用。此外,霍克思添加的其他副文本信息还有卷前的"汉语拼 音注解"、卷后的人物信息及其相互关系、荣国府和宁国府的贾氏宗谱、王 家与贾家的关系图谱、史家与贾家的关系图谱等。这些副文本信息旨在解决 或冲淡文学翻译中一种固有的伦理困境,即由于语言与文化差异的存在,原 文读者与译文读者在阅读原文和译文时的审美体验很难完全一致。

霍克思对译文读者的责任在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上表现得尤为充分,译 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相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红楼梦》英译全译本而言, 霍译更加归化,尽力向译文读者靠近,尤其是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如上述含 "红"的核心话语,其他如把《好了歌》中的"神仙"译为"salvation",把 《警幻仙子赋》中的"莲步"译为"her feet",把"使钱如土"译为"having spent money like water", 把"阿弥陀佛"译为"God bless my soul!" "Bless his Holy Name!"等。

霍克思英译《红楼梦》时还采取了"以经译经"的翻译策略,也就是用 英语经典来呼应汉语经典,有利于译文读者进行互文阅读,以激起他们和汉 语读者读《红楼梦》时相似的经典作品阅读体验,引用或化用的作品包括《圣经》 《名利场》《天路历程》以及莎士比亚等人的一些作品,如霍译的人名"Patience" (平儿)、"Faithuful"(鸳鸯)等都是直接源自班扬的《天路历程》。1这种"以 经译经"或者说互文重建的译法体现了高度的读者责任意识,有利于读者对 其译文以及原文产生一种熟悉感和亲近感,也不妨视为一种归化译法。霍克 思在卷二的序言中写道,"对我而言,阅读带有大量注释的小说就像戴着脚 链打网球"(vol. 2, 18), 所以霍译正文中基本上没有任何加注补偿。由于《红 楼梦》本身的文化信息特别浓厚,汉英语言与诗学又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不 加任何补偿的话,译文读者势必难以理解。霍克思采取的翻译策略便是整合 补偿,即"把补偿的内容和原文文本原有的内容有机地融合成一个整体,不 加任何有关补偿的标记符号"(夏廷德 72),也就是霍克思在序言中所谓的"稍 微拓展一下文本,以便原文内容能被读者理解"(vol. 2, 17)。针对小说正文 的翻译,霍克思对译文读者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 略上。归化作为主导翻译策略体现的也是面对伦理困境时霍克思的伦理选择,

¹ 参见 范圣宇:"以经译经——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中的西方文学典故",《中文文化与文论》 2 (2021) : 220-230。

伦理责任向目的语读者倾斜。

三、伦理选择与霍克思对艺术本身的责任

伦理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既可指"人的道德选择,即通 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与完善",又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 择",前者关乎人的本质或人性的获得,后者主要涉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 具体伦理环境中的选择(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7)。文学翻译 是译者不断进行选择与决策的过程,任何选择与决策都带有一定的伦理意味, 要么偏向作者, 要么偏向译文读者。不管如何偏向, 都要尽量保证译文本身 具有与原文相当的文学性与艺术感染力,这也是译者对艺术本身的责任。

文学创作主要是如何运用语言的艺术、优秀的作品本身也是一件精致的 艺术品。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林语堂所谓"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 其工作看作一种艺术"(朱志瑜等 2451)。闵福德曾说,"霍克思既是一位 有创造性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严谨的版本学家","他对这部小说抱有一种 难以名状的爱"(曹雪芹 5)。霍克思翻译《红楼梦》完全是兴趣驱动的,他 的翻译虽属于学者型翻译,但也不乏作家型翻译的气质,细致严谨之外又颇 具艺术灵性,译文本身具有较高的独立存在价值。霍克思根据不同的原文版 本以及自己的判断与修补合成了一个独特的"霍本",这种尝试不仅是对译 文读者负责的表现, 也是对艺术本身负责的表现, 是译者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 当然,霍克思对小说艺术本身的负责主要体现在他的创造性上,不是拜倒在 原作面前毫无作为,而是竭力使译文本身也变成一件艺术品,尤其是碰到很 难处理的情况,如小说中的诗歌翻译以及部分修辞技巧的翻译。

作为一部诗化小说, "《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是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 描写的有机组成部分"(蔡义江 3),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或揭示小说主旨、 或暗示人物命运、或塑造人物性格。《好了歌》是揭示小说主旨的, 共有四 个诗节,押韵模式皆为好、了、了,如"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曹雪芹、高鹗 11)。霍克思匠心独运, 把歌名译为"Won-Done Song", 其中 won 与 done 在语义上和好与了也颇为 对应,四个诗节的押韵模式同样为won, done, one (everyone)。破足道人唱完《好 了歌》之后,原文还这样写道: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 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 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 我这歌儿便叫《好了歌》。" (曹雪芹、高鹗 12)

霍克思的对应译文为:

Shi-yin approached the Taoist and questioned him. "What is all this you are saying? All I can make out is a lot of 'won' and 'done'."

"If you can make out 'won' and 'done', replied the Taoist with a smile, 'you may be said to have understood; for in all the affairs of this world what is won is done, and what is done is won; for whoever has not yet done has not yet won, and in order to have won, one must first have done. I shall call my song the 'Won-Done Song'." (vol. 1, 64)

霍译的《好了歌》不但再现了原文的押韵模式与音乐效果,并且和原诗一样, 与下文衔接非常顺畅、天衣无缝,也基本再现了原诗的主旨,鲜有译者能够 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红楼梦》中的诗词基本上都是押韵的,有些押得还 特别新颖,如第七十六回中的湘黛联诗,关于如何押韵,原文这样写道:

黛玉笑道: "[……]咱们两个都爱五言,就还是五言排律罢。" 湘云道"什么韵?"黛玉笑道:"咱们数这个栏杆上的直棍,这头到那 头为止,他是第几根,就是第几韵"湘云笑道:"这倒别致!"于是二 人起身,便从头数至尽头,止得十三根。湘云道:"偏又是'十三元'了!" (曹雪芹、高鹗993)

霍克思把这段文字译为:

"[...] We both like pentameters, don't we? Let's do linked pentameters as we did on that other occasion."

"What rhyme?" said Xiang-yun.

"We could use a number for a rhyme," said Dai-yu. "Let's count the uprights in the railing as far as that angle over there. Whatever the number is shall be our rhyme."

"That's a very ingenious idea," said Xiang-yun.

The two girls got up and walked along the railings to count.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ere exactly eight posts from one angle of the railing to the next.

"Hmn," said Xiang-yun. 'Eight. I wonder how far we shall get with that rhyme [...] (vol. 3, 516)

这里的"十三元"指的是古人作诗"平水韵"中第十三个以"元"为代表的 韵脚,湘黛联诗中(再加上妙玉的续诗)一共有七十句,"十三元"韵共有 三十五个,如繁、轩、喧、媛等。霍克思的译文改动很大,如添加了"We could use a number for a rhyme"的话语,把"他是第几根,就是第几韵"译为 "Whatever the number is shall be our rhyme", 把原文的"十三根"改为八根 (eight posts)。译者为什么会这样改动呢?因为他对后面湘黛联诗的翻译全 部押 "eight" 之韵, 共有 35 个韵脚, 如 emulate, pulsate, celebrate, scintillate, eight, gestate, inebriate, promulgate, rotate, illuminate 等,非常巧妙地再现了原 文排律的押韵特征,并且和上文的押韵要求(湘黛对话)融合无间,同样有 力地刻画出了才华横溢的人物形象。相信这并不是妙手偶得,而是译者苦思 冥想的结果,体现的正是译者对艺术的敬畏。

关于修辞技巧的翻译, 霍译也颇具创造性, 还经常添加一些原文没有 出现的修辞格,以弥补部分修辞格无法翻译导致的审美损失。小说中湘云有 咬舌的毛病,会把称呼宝玉的"二哥哥"说成"爱哥哥",这是一种飞白修 辞。霍克思的翻译很有创意,把湘云说的"爱哥哥"译为"Couthin Bao", 并把湘云话语中含"s"字母的基本上都置换成了"th",如湘云对黛玉说 的"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犯见一个打趣一个"(曹雪芹、高鹗 238)译为 "Even if you are tho perfect yourthelf, I don't thee why you have to go making fun of everyone elthe" (vol. 1, 412), 如此就更加鲜明地刻画了湘云的咬 舌形象。第五回的判词有"霁月难逢,彩云易散"之句,这里的"霁月" 暗指"晴", "彩云"即"雯", 暗指晴雯的命运, 霍克斯的对应译文为 "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 / 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 (vol. 1, 132), 试图在行文中融入晴雯的名字(霍克思把其译为 "Skybright"),细心的读者或许不难解读出其中的奥秘。霍译添加的修辞 格也很多,如头韵、比喻、转类修饰等,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译文本身的艺术 性,如"镇日无心镇日闲"的对应译文(Or, in the night-time, in my wakeful bed) 中的"wakeful bed"添加了转类修饰, "红消香断有谁怜"的译文"Of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bereft and bare"添加了头韵。霍克思添加最多的是比 喻修辞,如把"跪在地下乱颤"译为"trembling like a leaf",把"今见女婿 这等狼狈而来"译为"He was somewhat displeased to see his son-in-law arriving like a refugee on his doorstep"等。这些添加的比喻意象在具体语境中的审美 效果要胜于原文。

译者对艺术本身的责任还体现在对小说中人物或人物关系的处理上, 这也是译者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上述霍克思对《红楼梦》中次要人物的重 新设置既是对译文读者负责的一种表现,也是对艺术本身负责的表现,集中 体现在卷三的附录中。总体而言,霍克思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处理是忠实再 现,如第十八回元春省亲贾政隔帘问安时所说的"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念为 念"(曹雪芹、高鹗 207),霍译为"[...] and that Your Grace should feel no anxiety concerning the welfare of my wife and myself during our now declining years" (vol. 1, 362)。贾政以"政夫妇"自称他自己和王夫人,而不敢以 父母的身份自居,体现的正式封建社会天地君亲师等级森严的伦理关系,霍 克思的译文"my wife and myself"就再现了这种伦理关系,情态动词should 的使用也较好地淡化了原文"切勿"的口吻,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先君后 亲的封建关系。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文"Your Noble Highness must not grieve your precious heart in concern for your ageing parents" (Yang, X. and G. Yang 255) 中的 "your ageing parents" 就改变了先君后亲的伦理关系,不利于再 现原文的文化内涵,还有must措辞虽与原文中的"切勿"比较对应,但语气 比较生硬,并不符合贾政作为臣子而非父亲身份的话语特征。《红楼梦》中 的伦理结构错综复杂,尤其是以宝黛爱情与家族衰败为代表的伦理线,里面 也有很多伦理结,霍译也都对之进行了再现。值得一提的是,霍克思和闵福 德为他们的的五卷本《红楼梦》每卷都添加了一个分卷标题,其中第三卷为 "The Warning Voice" (异兆悲音), 第四卷为 "The Debt of Tears" (绛珠 还泪),分别强化了原文的家族和爱情伦理主线。由于语言与文化差异,霍 译也有一些不太到位的地方,如第七回焦大骂的"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 灰"(曹雪芹、高鹗 92)。这里"爬灰"是一处文化典故,指公公和儿媳通 奸,文中指贾珍和儿媳秦可卿之间的乱伦关系。霍克思的译文"Father-in-law pokes in the ashes"(vol. 1, 183)未能传达出这种乱伦关系或伦理禁忌。

文学译者的责任是多重的,有时很难兼顾,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 况,就像霍克思在卷二的序言中所言,"译者的忠实是分裂的,他要为作者 负责,要为读者负责,还要为文本负责,这三重责任绝非一致,往往是很难 调和的"(vol. 2, 20)。这种情况类似于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困境" 但并非"伦理两难"(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性概念的辨析"8), 译者面对翻译内在的伦理闲境必须做出自己的伦理选择,选择本身并无对错 之分,只有优劣之别。有些处理还能同时体现译者的多重责任,如霍克思对 原文一致性的调整、整合补偿的大量运用等。相对而言,霍克思更加关注对 译文读者和文本(艺术)本身的责任,如他使用的大量归化译法、"以经译 经"的译法以及其他灵活变通的译法等。总之,作为学者型译者的霍克思, 这种伦理身份主要体现在他对原文的责任上; 面对作者导向还是目的语读者 导向的伦理困境,霍克思选择的是向译文读者倾斜;针对译者对艺术本身的 责任,霍克思的伦理选择使译文再现了原文的伦理结构,译文本身也颇具文 学性和艺术感染力。

Works Cited

Hawkes, 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1)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 —.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2)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 —.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3)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0.

- Koskinen, K. and N. K. Pokorn. "Ethics and Translation: An Introductio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Ethics. Koskinen, K. and N. K. Pokorn, ed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 Pym, A. On Translator Ethics: Principles for Mediation between Cultur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Yang, X. and G.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vol. 1)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5.
-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修订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 [Cai Yijiang. Appreciation of Poems in Hong Lou Meng (revised vers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卷),霍克思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
- [Cao Xueq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1), Trans. D. Hawk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4]
-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
- [Cao Xueqin and Gao E. Hong Lou Me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4.]
- 陈勇: "林纾小说翻译过程中的伦理选择与译者伦理身份",《文学跨学科研究》2(2021): 362-376。
- [Chen Yong. "Lin Shu's Ethical Chioce and Ethical Identity in His Translating of Western Novel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2(2021): 362-376.]
- 范圣宇: "以经译经——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中的西方文学典故",《中文文化与文论》2(2021): 220-230。
- [Fan Shengyu. "D. Hawkes' Use of Allusions in Western Literature in His Transla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2(2021): 220-230.]
- 胡欣裕: "霍译《红楼梦》底本补正", 《曹雪芹研究》4(2020): 163-170。
- [Hu Xinyu. "Some Corrections of D. Hawkes's Referenced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in His Translation." Studies on Cao Xuegin 4(2020): 163-170.]
- 林以亮: 《红楼梦西游记: 细评红楼梦新英译》。台北: 聊经, 1976年。
- [Lin Yiliang.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o the West: Review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 of Hong Lou Meng. Taibei: Liaojing, 1976.]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
-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hina Social Sciences 10(2020): 71-92.]
- -: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性概念的辨析",《名作欣赏》19(2020): 5-11。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Humanity." Masterpieces Review 19(2020): 5-11.]
- 王丽耘: "'石头'激起的涟漪究竟有多大?——细论《红楼梦》霍译本的西方传播",《红

楼梦学刊》4(2012): 199-220。

[Wang, Liyun.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n the Western World."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4(2021): 199-220]

夏廷德:《翻译补偿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Xia Tingde. A Study on Translation Compensation.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6.]

杨革新: "伦理批评的重新界定",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16): 117-121。

[Yang Gexin. "Redefining the ethical criticism."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2016): 117-121.]

朱志瑜、张旭、黄立波: 《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六卷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Zhu Zhiyu, Zhang Xu and Huang Libo. Collections of Document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six volum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